

半张脸

半张脸

庄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月亮早早地升起来，不圆，只有一半，仿佛某个人刻在我的心版上的半张脸。我对着它仔细地端详，我看到笑容，眼泪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热烈的红色。半个月亮的光芒流淌在我的身上，于是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快乐地生活，不会寂寞……

性别：女

宠与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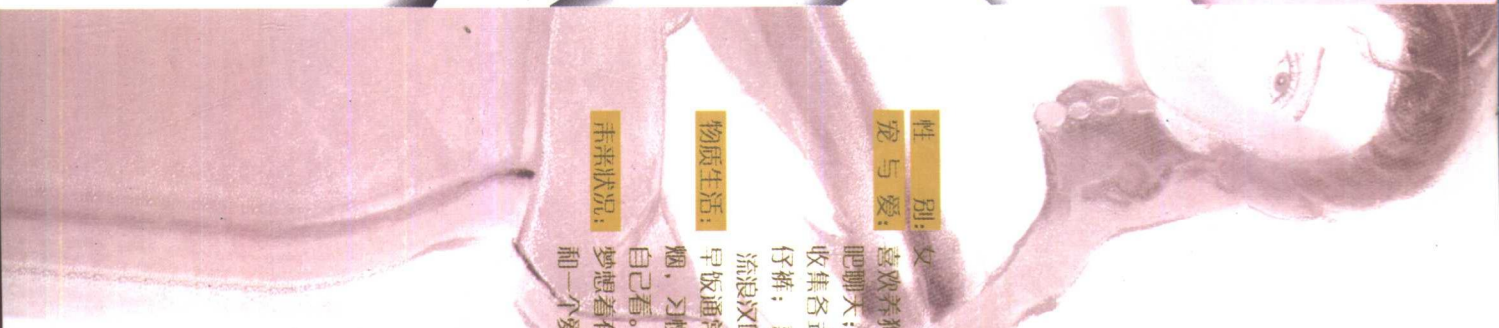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养狗；喜欢眼相识的朋友坐酒肥聊天；喜欢鸟山明的漫画；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裙子；喜欢蓝色牛仔裙；喜欢下雪的时候跑到街上请流浪汉喝咖啡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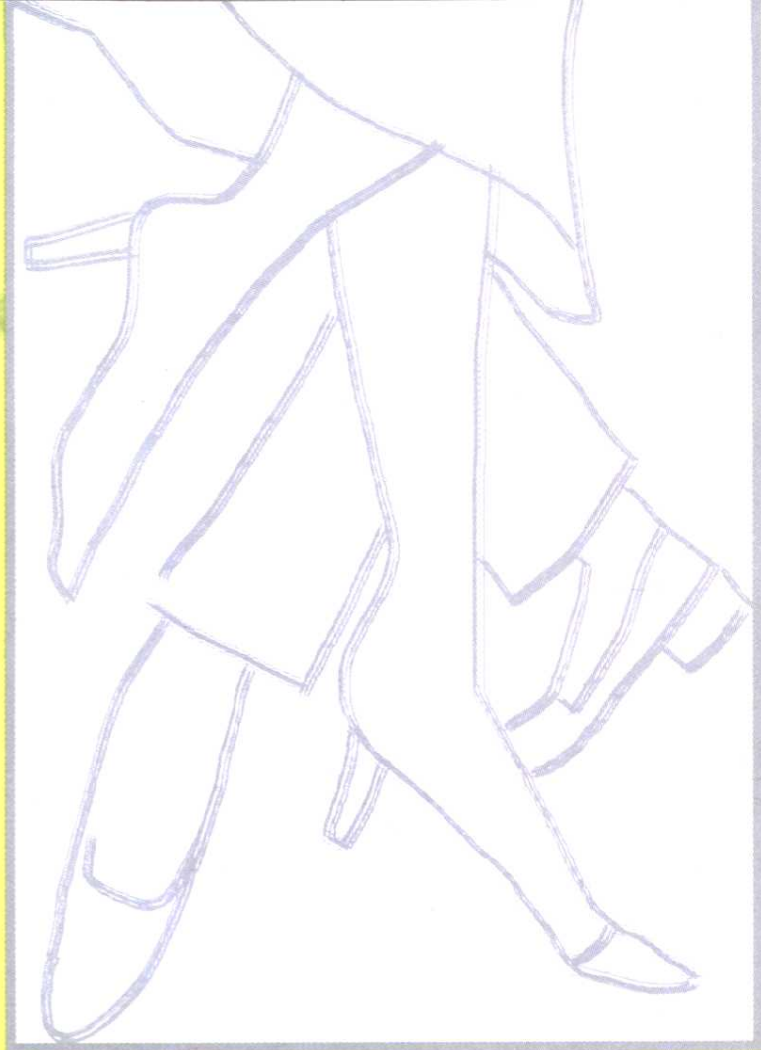
物质生活：

早饭通常是在浴缸里抽完的两支香烟，习惯在深夜里化妆给镜子里的自己看。

未来状况：

梦想着有一天跟一个孩子、一条狗和一个爱人在远处生活。





半张脸

庄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张脸/庄羽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2

ISBN 7-5354-2418-X

I.半…

II.庄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621 号

策 划:红白蓝工作室

责任编辑:姚 梅 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京山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625 插页:1

版次: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2 千字 印数:1—7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在2000年的多情的深秋里，我俨然成了一片打着卷随风飘逝的枯黄的叶子，就在午后的金色阳光洒满天堂和地狱的时刻里，挥舞着秋风。

我从Robert的家里搬了出来，在那个午后，我找不到一个心的落脚的地方。

我想，这一年四个季节的轮回里，北京只有秋天是最让人心仪并且散发着浪漫气息的，这个城市，它实在是太拥挤，太纯粹，太喧哗，太健忘……它实在是太好了。否则，我应该像只受伤的羔羊，逃离北京。

总是在深秋的长夜里，我徒坐在窗前，对着深邃的宇宙深处，有一个寂寞如我的，神话当中的女人徒守的星球，想许多以往的情节。

在北京，我的生活圈子很广泛，我结交各种各样不同层面的人物，在夜色里，阳光中，往来于各种大大小

小的场合里，如鱼得水，有时候也纸醉金迷，我与在这里的多数西方人一样，享受着一些特权。

当然，我是个made in China的女人，纯粹的中国人，只是，因为我嫁给了一个美国人，便也在北京享受着国际友人的待遇，拿着美国护照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本土洋人。

跟我不幸结婚的那个美国人的名字就叫做Robert（罗伯特）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，我给起的，叫“周末”。

1999年的春节，我在陪老板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，看见他踢里匡啷地走进门，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审视一遍以后，又踢里匡啷的走开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在那里见到他，美国人就是美国人，一点雷锋精神都没有，在帮助我找到商务参赞的办公室以后，在走廊的长椅上，马上提出请我帮他想一个中文名字。

“周末。”我随口说到。

“周末？”他那时候刚到中国，汉语一窍不通，他反复念叨这两个字，过了半天，他很认真地问我：“好么？”

“当然好，全世界人民都喜欢！”我说。

他从那天起开始，逢人便介绍自己，“我叫周末，来自美国。”等到他的汉语水平足以叫他明白“周末”

用他们美国话说叫“weekend”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连他在新办公室里的工作卡上都写着他的中文名字周末，他委屈地接受了这个我给他的名字，只是，一到礼拜五的傍晚就不愿意出门，总觉得大街上的人都认识他，总是会忽然听见走过身边的人说“周末、周末”什么的。

这只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候的一个小片段，后来我更多的时候叫他的名字罗伯特。

我跟罗伯特结婚在2000年的1月1日，离婚在2000年的9月22号，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，我的生日。

我去到嘟嘟的家里，口袋里揣着一张能去银行里拿美元的支票，那是罗伯特与我的这场婚姻里惟一真实的部分了，对我来说。

罗伯特先生把房子和车都留给了我，在得知我将卖掉它们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掏腰包又把它们买了下来，比市场价格高了近四分之一。

他在建国门还有一套不错的住处，我说不清楚，他买下的仅仅是一套房子和一部车子还是一段记忆，或者是他在中国的一段婚姻的碎片，而我，之所以卖掉那些东西，就是想甩掉那段记忆。

中秋节的下午，我最后一次去我曾经的家，拿走我的一只皮箱，顺便从我的房子的买主手中接过支票。

秋日午后独特的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洒在卧室的大床，白色的床单干净爽洁，我在卧室里来回走了两圈儿，用目光抚过所有的东西，跟它们依依告别，我曾经热爱并且钟情于的我的这个温暖的家呵，再见了。

阳光被白床单反射得很刺眼，我忍不住在床边坐下来，很软和，跟从前一样的软和，不管今后谁睡在这床上，都会爱上它的。壁橱里有书，有我跟罗伯特一起制作的小拼图，我发现了我的一本《简爱》还在那其中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书，于是把它拿出来，准备带走，临走出卧室门的时候，我转身，停了一下，目光游离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在苍白的大床上，我刚刚坐过的地方，一根头发在明亮阳光照射下的床单上十分醒目，抖抖的，我惊讶于自己居然能把遗落的一根头发都看得那么清晰！于是我走回去，把那根长长的染成紫红颜色的长头发捡起来，逆着阳光的方向举在眼前，看它抖抖的样子。

罗伯特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他应该支付的房款。

我听见他的脚步声，放下手，转过身，看着他逆光的模样。罗伯特的眼睛很迷人，幽蓝的大眼睛，叫我每次看都联想到湖水，他的睫毛也漂亮，长而自然地向上翘起，他的嘴唇略微有点厚，保持着自然的红润。

“Yuki，”他叫我，声音里带着疲惫，“你的支票。”

如今，在来中国两年多以后，他的汉语已经说得一流了。

我走向他，跟他面对面站着，他高过我一头，有半分钟的时间，我伸手接过他手中的支票，那根我的略带着弯曲的长头发掉到他的胳膊上，被他用另外的一只手，轻轻地捏起来。

我对着他笑笑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Thanks, Robert.”我的美国话说得跟他的中国话比一点也不逊色。

“Yuki, can we still be good friends?” 罗伯特的声音极具磁性，跟他的眼睛一样叫人着迷。

“Sure!” 我转过身，优雅地对他笑。

他便走过来，到我的跟前，犹豫了几秒钟，双手把我抱住，在我的头顶吻了一下，我也就势抱着他，把脸贴在他的前胸，听到他很平静的心跳声，我拍拍他的背，他又吻了我的额头。很短暂的拥抱，平静得像罗伯特的眼睛。

“Okay, I’ ll go!” 我收起那本书，把支票夹在里面，拎着我的皮箱，走向门口。

罗伯特看着我打开门，站在原地。

我忽然想起我的钥匙还没有交还给他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是这里的主人了。于是我又一次停下来，把门

关上，准备把钥匙从包里找出来，还给他，从今以后，这个家，只属于罗伯特一个人了。

罗伯特见我又把门关上，向我走来。

真是奇怪，我的手伸到包里，一下子就碰到那串冰冷的钥匙，以前，我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，才能找到那串钥匙。我把它拎出来，对着罗伯特递过去。

他没接，说：“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，在你找到新的家以前，你可以住在这里。”罗伯特是个善良的人，“你可以。”他又重复道。

“No, thanks.”我把钥匙塞到他的手里，坚决地拒绝道，并且迅速地打开门，向外走去。罗伯特站在原处，没有动，我把门关上的一瞬间，目光滑过他的脸，即将把门关死的一瞬，他扬了扬眉毛，说了句什么，我只听清楚他说：“Take……”接着，就是“砰”的关门的声音。

我知道，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“take a good care.”

于是，罗伯特先生，我的前夫，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只有他的半个带着美国式的洒脱的笑容的脸，以及那句我只听到一半的“take care”。

嘟嘟的家住在潘家园，我赶到她家的时候，月亮已

经升起来了，又圆又亮，庞大得一点也不像月饼，倒更像一个豆饼。

我看着豆饼一样又大又圆又明亮又澄净的月亮，忽然就想起欧文说过的一个笑话，说他跟罗伯特在一个酒馆里喝酒，都喝多了，出来的时候，罗伯特看着天上的月亮问他：“欧文，我确定自己喝醉了，天为什么这么亮？请告诉我哪个是太阳，哪个是月亮。”欧文说，他自己也喝多了，对着月亮看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真是对不起，兄弟，你知道，我也不是本地人。”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以前的日子好像都是跟欧文或者别的朋友一起度过，真是快乐。

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欧文和他说过的这个笑话，大概是因为刚刚失去我全部的生活之后，心里的一阵空吧。

嘟嘟今天在家里请客，来的朋友们多数都是外国人，她的同事和朋友们，还有她的男朋友万宇。

嘟嘟是个舶来品，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中国人，中间被她父母送回中国几年，因此，汉语也说得很溜。她大学毕业在美国工作了几年以后，又被派到北京来当总司令，她其实是罗伯特的大学同学，我跟罗伯特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初次见她，我们俩就惺惺相惜，无论在美国还是回来中国，嘟嘟都始终捍卫着她的黑头发，她有

黑亮又健康的一头黑发。

当我与前夫罗伯特刚刚结识的时候，嘟嘟和万宇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，一直也没有听他们有什么大举动的前奏，万宇总是埋怨嘟嘟跟他谈恋爱不怎么认真。

万宇今年刚好三十岁，他比嘟嘟大三岁，是个国内知名公司里的副总，个子跟罗伯特差不多，不过比罗伯特瘦一些。

万宇给我开的门，见我手里拎着只皮箱的落魄的模样，带着沉痛的表情拍拍我的肩膀，算是为我的婚姻默哀。

我对他笑笑，进了门。

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，中西合璧式的，客厅里放一个大餐桌，上面有各种的水果，有沙拉，有蛋糕和月饼，有许多的酒和饮料。嘟嘟请来的中外的来宾们三三两两的散落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，窃窃私语。我的出现甚至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

我看到欧文的背影和他爽朗的笑声，没有过去打招呼，只快步地走向嘟嘟提供给我的免费的一个房间。

在门口，遇到上完洗手间的嘟嘟，她接过我手里的提箱，陪我一起进房间。

“难过么？”嘟嘟问我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坐在床上，“只是有些累了。”

“我想，你需要一个新的男朋友，今晚是个好机会，打扮漂亮一点，joy us!”我注意到，嘟嘟今晚着实是漂亮，黑色的吊带长裙在客厅暧昧的灯光里性感十足。她与我同岁，我们一起的时候，嘟嘟一会像我的妈妈，唠唠叨叨，高兴起来的时候，又会像我的孩子，抱着我又蹦又跳的。她是个名副其实的香蕉人，外面是黄皮肤，可里面全是纽约人的思想，我喜欢嘟嘟面对着生活的洒脱、睿智和真实，因为那些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。

嘟嘟把她裸露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使劲盯着我的眼睛，仿佛把她此刻的洒脱和热情都传递给我，融化我的默然。

的确，我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，不是因为离婚，离婚对我和罗伯特都是解脱。似乎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，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令我不如意的事情，就是觉得累了，懒得动弹。

“高兴点儿！不许不高兴。”嘟嘟摇撼着我的身体，“现在，你去洗个澡，一会打扮好出来跟大家一起happy!”

我把支票从包里拿出来，递到她的面前：“你跟万宇不是想开酒吧么，现在我可以把钱借给你们了，我不想用这笔钱。”

嘟嘟打开看了一眼，叫起来：“二十万美元！现在你真是很有钱了，喂，全部都借给我？”

“不是借给你，是借给你们的！”嘟嘟跟万宇很早以前就想开一间酒吧，苦于资金不够，我曾和罗伯特商量借点钱给他们，嘟嘟却说，算我们股份也可以，这件事情只说了一次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提起过，如今，我有了这些钱，不如给他们去开酒吧来得实在。

“我很高兴你借给我们钱，可是Yuki，我看见你又觉得很难过……”嘟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“你知道Robert是我的同学，好朋友，我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不负责任，可是我不能说什么，你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希望你过得好，可是……我又不知道为你做些什么，你希望我做什么就告诉我，OK？”美国人就是这样，永远尊重别人的私生活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去介入感情上的事情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

我看着嘟嘟，忍不住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：“不用，你什么都不用为我做，很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陪伴着我，还有……还有，这个房间。”我不能多说话，我感觉到喉咙里面酸酸的。

我想我惟一感谢罗伯特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我通过他认识了嘟嘟。

够了，我想，这足够了。“嘟嘟，我现在去洗澡，

一会我们一起happy!”我起身去浴室里洗澡，久久地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凝视我的身体，我爱她，伴随着婚姻的结束，她重又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感谢上帝给我这个身躯，还有我的灵魂。

浴缸里放满了水，整个浴室里弥漫着熏衣草的香气，镜子逐渐变得模糊，让我看不清楚我自己。

踏进浴缸里，温热的水刺激我的毛孔，那股温度透过毛孔渗透到我的身体，然后弥漫开来，带着一阵暖意。

我把身体全部浸泡在水中，让温热保卫着我，又仿佛被一个什么人紧紧地抱着。

是的，我的身体的确有些寒冷，累了，也倦了。

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温暖，我很清楚，自己没有睡着，但却做梦了。

是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，在长安俱乐部，一个朋友结婚十周年的庆祝会上，我穿了一件银灰色的紧身上衣，咖啡色的裤子，跟朋友们一起边喝一杯漂亮的叫做“红粉佳人”的酒，一边聊着许多关于以前的话题，那是我以前的大学同学，跟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结了婚。

罗伯特出现在宴会上，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是送给我的同学的结婚十周年的礼物。朋友拉着我的手，一起去迎接他，并且给我们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来自

美国的罗伯特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。”

“你好。”罗伯特向我点头，并没有笑容，他显得很骄傲。

“你好，”我向他礼节性地微笑，并且伸出我的手。“Yuki。”他握了握我的手，对着我笑了笑。

朋友说：“Yuki是Willam Ruskin（威廉·罗斯金）的好朋友。”Willam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，我在一次去美国的飞机上偶然地认识了他，一见如故，成了忘年交。

罗伯特在惊讶之余，又看了我两眼，于是在朋友离开、我和罗伯特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是Willam的朋友，你知道他在哥伦比亚甚至全美国都是一个出名的古怪的老头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直上到博士毕业，都没见他笑过几次。”我笑了笑，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解释什么。

“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多么古怪的老头，也喜欢结交好姑娘。”见我笑而不语，罗伯特自己又说下去。

我被他的表情逗乐了，他说“好姑娘”的时候，眼睛含情地望着我。

我想我首先是爱上了罗伯特的眼睛，他的那双像湖水一样宁静，像蓝宝石一样放射出光辉的眼睛的确是太迷人了。

那天离开，我们相互留了电话，没过多久，我在美国大使馆又遇见他，又过了没多久，我们开始谈起了恋爱。

罗伯特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，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起，到我与他离婚，一直没有断过有女孩向他示爱。

有回我们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去一个酒吧喝酒，一个女孩老远对着他妩媚地笑着抛来一个飞吻，他的朋友欧文喝醉了酒，用英文对罗伯特坏笑着说道：“我敢保证，她是个妓女，我真想找一帮兄弟把她强奸了！”

“不用你强奸，”罗伯特用美国式的幽默看着欧文笑，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她能给你很多钱。”美国的男人们在一起很容易就谈论女人，带着欲望去谈论，有时候难免显得龌龊，但很真实。

欧文就看着我，带着坏笑对罗伯特问道：“Yuki给了不少钱吧。”

“不，我没钱！”我马上说道。

欧文对着我哈哈哈哈哈地狂笑，然后说：“鬼才相信！”就起身，晃晃悠悠地向吧台走去，在那里，有好多专门泡老外的中国小姐儿。

罗伯特含情地看着我，酒精让他的脸变得绯红，像是涂了胭脂。

“Yuki你知道，我是不会收你的钱的。”罗伯特带着

坏坏的笑容开玩笑说。

“不，应该给，等我存够了钱以后。”我不再看他的眼睛，低头喝酒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再看下去，一定会拉着他的手回家，然后给他钱的。

那天，我们仨都喝醉了，去了罗伯特的家，我睡在他的床上，他睡在地板上，欧文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半夜里，我口渴了，罗伯特从地上爬起来去为我倒杯水，因为没有开灯，我只能凭借感觉在黑暗当中判断着他递来的杯子的方向，结果，大半杯的热水都洒在我的大腿上，我疼得叫起来。

欧文在客厅里，听到叫声，很大声音地用英文骂道：“Robert你他妈的叫Yuki闭嘴，别让她叫。”我小声地用英语骂欧文：“他妈的欧文他整天想什么？”

“他想你一定给了我很多钱。”罗伯特在我耳朵边上说。

我穿着罗伯特的一条又肥又大的短裤睡觉，上面也是他的大背心，现在裤子和床一起湿了，罗伯特的手顺着我的小腿滑到大腿湿漉漉的被水烫到的地方。

他的手很轻，像一条愉快的蛇游离在我的腿上。

他把嘴唇贴在我的腿上，我像被电到似的，忘了疼痛，沉浸在一种温柔里面。

他的性感的嘴唇贴到我的耳边，带着某种渴望问